



陈志瑞 石斌

埃德蒙·伯克是西方政治思想史上一位相当重要的思想家。作为英美保守主义思想大师，他的思想在当时就产生了巨大的反响，对后世的影响更加深远。编者将埃德蒙·伯克终其一生的著述加以整理，以“这个世界需要破坏，更需要建设”为题，为读者勾勒了伯克一生的政治活动。

编

埃德蒙·伯克 读本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人文悦读

埃德蒙·伯克读本

陈志瑞 石斌 编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埃德蒙·伯克读本/(英)伯克(Burke,E.)著;陈志瑞,石斌编.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 11

(人文悦读)

ISBN 7—80211—282—6

I. 埃… II. ①伯…②陈…③石… III. 伯克,A. —哲学思想 IV. B561.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71645 号

埃德蒙·伯克读本

出版发行: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 址:北京西单西斜街 36 号(100032)

电 话:(010)66509366 66509360(编辑部)

经 销:(010)66509364(发行部) 66509618(读者服务部)

印 刷:北京高岭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87×1092 毫米 1/16

字 数:240 千字

印 张:19

版 次:2006 年 11 月第 1 版,2006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定 价:23.80 元

编 委 会

顾 问: 沈昌文

编 委: 万俊人 王荫庭 王晓朝 邓晓芒

石 斌 [叶笃庄] 刘北成 刘 康

陈志瑞 郑异凡 洪汉鼎 殷叙彝

高立志(以姓氏笔划为序)

“人文悦读”丛书总序

人文精神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动力之源,是一个社会和民族和谐发展的精神内核。一个丧失人文精神的国度,不可能指望其科技发达;反之,一个现代科技未能深入人心的民族,也不可能指望其具有现代人文精神。人文精神对社会发展所产生的深远影响已然世所公认。

我国是一个正在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的国家,同时外部又面临着全球化的巨大挑战。中国传统文化和人文精神也不可避免地面临着来自内外两个方面的挤压和冲击,重建和重塑人文精神的任务更加紧迫。重重危机使得我们曾引以为荣的温良恭俭让、忠孝廉义悌这些中华民族的美德和行为准则已被淡忘,而曾被马克思痛斥的资本主义早期拜金主义泛滥所引发的道德缺失则成为我们不得不面对的现实,过去连孩子都知晓的道德准则今天却需要在成人中重新确立。

何谓人文精神?人文是指在人类发展过程中形成的理性文化的主要内容和核心,即合理的价值观及其规范在人的行为及社会交往中的具体体现。这种价值认知是对人的存在的思考,是对人的价值、人的生存意义的关注,是对人类命运、人类的痛苦与解脱的思考与探索,是对人类生存意义及人类命运的终极关怀。这种理念最终积淀为一种人本主义的社会思潮和学术理念,并凝结成为人文精神。因此,我们所说的人文精神,是人们在长期的历史演进过程中形成的优秀文化传统和价值认知上的共识,并在这一价

埃德蒙·伯克读本

值共识基础上形成的人类社会发展终极目标的发展理念,对实现社会平等、社会公正、维护社会正义的理想追求,以及基于这些理想和理念形成并内化为民族文化精神基因的行为准则、使命意识和自觉意识。人文精神对个人而言是理想和使命,而理想是人之为人的核心标志之一,体现了人的高贵、尊严、智慧和进取心。理想是人类不断自我完善和改善自身处境的产物。人类文明就是在理想的推动和支撑下发展和维系到今天。没有理想,人类就没有希望;理想的丧失,是人性的丧失。唯其如此,人文精神才成为一种理性的追求,在这一过程中才产生了历久弥新的经典之作,而且超越不同民族的文化、不同的社会制度而成为人类社会共同的精神文化财富,成为激励人类不断超越自我的动力源泉。

基于这一理念,我们在出版家沈昌文先生的支持下,组织国内著名专家学者编撰了“人文悦读”系列读本。该系列读本将是一个开放性的选题。这里的开放性指的是选编题材的开放性和学科的开放性,因为人文是集哲学、科学、艺术、宗教等于一身的多学科综合体。我们将本着既观照哲学、社会科学经典,又观照自然科学、宗教经典的主旨,陆续推出具有学科前沿权威影响的经典作家的读本。我们希望通过这一开放性选题的设置,使读者、学术界和出版社形成合力,共同开发和推动这一系列读本,使其不断延伸和扩展。我们还希望通过该系列丛书的编辑出版,尽到出书人传播知识、传承文化、塑造人文精神的绵薄之力,并期许着把这一选题真正做成读者、学术界与出版社共同推动的开放性事业。

中央编译出版社

这个世界需要破坏，更需要建设

(导 论)

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上，埃德蒙·伯克是一位相当重要的思想家。作为英美保守主义的思想大师，他的思想在当时就产生了巨大反响，对后世的影响则相当深远。

两百多年来，欧美学界对伯克的研究不断拓展和深化。受时势和研究方法等方面的影响，不同时代对伯克的看法和评价有所不同，甚至相去甚远。但是在一定程度上，这种情况是由伯克本人的政治活动和思想形态所造成的。他首先是政治家，所以他不像有些学人那样超然，能专心作学术而敷演出缜密的理论体系，他的思想存在于大量的演说、书信和政论著作之中，针对时政问题有感而发，林林总总而蔚为大观。而且，从表面上看，他似乎是个自相矛盾的政治人物，他在国内一直是个温和的改革派，但到晚年又坚决反对法国大革命。所以，要想搞清楚他思想的来龙去脉，对它有个全面而系统的认识，有必要把他所处的时代环境、他的政治活动和他的政治思想联系起来，只有这样才会贴合伯克的本来面目，把握他思想的普遍意义。

...

埃德蒙·伯克(1729—1797)生于爱尔兰都柏林。也有种比较有说服力的看法，认为他生于爱尔兰的科克县，这是他母亲的老

埃德蒙·伯克读本

家,当地人信天主教,她母亲就是天主教徒,父亲则信奉新教。双亲这种不同的宗教背景对他的成长大有影响,他先是在科克县生活了几年,就读天主教露天学校,12岁又进新教寄宿学校。15岁,伯克进入都柏林三一学院。21岁时当律师的父亲让他离开爱尔兰,进伦敦中殿法学院。但他的兴趣很长时间主要在写作,他想当作家,并决定不返回爱尔兰。

1756年,伯克出版第一本著作《为自然社会辩护》,翌年又出版《对崇高与美两种观念之根源的哲学探讨》,还受邀编辑《年志》,写作英国史。这些早期著作便为他博得文名,得以跻身文坛,并结识了休谟、约翰逊、雷诺兹等当时的英国思想文化名流。他长期都是约翰逊他们那个著名文学俱乐部的成员。1757年,伯克和信奉天主教的简·纽金特成婚。

1759年,主要迫于生计的压力,他受雇威廉·杰拉尔德·汉密尔顿,担任其秘书和私人助手,涉足政治。当时汉密尔顿是英国驻爱尔兰总督的首席秘书,伯克遂随同前往都柏林。6年后,双方因志向不合,争吵破裂。

1765年7月,罗金厄姆侯爵出任新一届辉格党政府首相,经人力荐,伯克成了他的私人秘书。罗金厄姆是辉格党的政治领袖,而伯克认为他所领导的辉格党是当时议会党团中最有远见和原则的政治力量,投身辉格党可以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追随罗金厄姆和辉格党最后解决了伯克的前程问题。同年12月,伯克成为下院议员。

伯克不能算作一个很成功的政治家,他两度进入政府,时间都不长,而且从未担任重要的内阁职务。但在18世纪下半叶的英国政治中,伯克的影响相当大,可以说是辉格党的一位领袖人物。他的议会演说名噪一时,是辉格党的主要发言人。而在思想上,伯克始终居于主导地位,是辉格党的政治理论家。他对辉格党的事业

这个世界需要破坏,更需要建设(导论)

忠诚、勤勉而热忱,诚如他本人所言:“竭诚为党效劳,而不同别人怎么看待它。”^①

① “导言”引文皆出自埃德蒙·伯克的著作和书信集,恕不一一注明。

目 录

“人文悦读”丛书总序	1
这个世界需要破坏,更需要建设(导论)	1
为自然社会辩护(1756年)	1
对崇高与美两种观念之根源的哲学探讨(1757年)	8
关于反爱尔兰天主教立法的短论(1760~1765年)	31
对当前不满原因的若干思考(1770年)	42
对布里斯托尔选民的演说(1774年11月)	77
关于与美利坚和解的演说(1775年3月)	82
关于经济改革的演说(1780年)	103
关于福克斯先生的东印度法案的演说(1783年12月)	120
法国大革命感想录(1790年)	136
新辉格党人向老辉格党人的呼吁	227
关于宗教见解的演说(1792年)	256
对歉收的思考和详细说明(1795年)	267
伯克生平大事记	280
进一步阅读书目	283
后记	286

为自然社会辩护

(1756年)

这是伯克第一部公开发表的著作。该书初版作者刻意模仿已故博林布鲁克子爵的写作风格和文法，但伯克试图加以嘲讽的正是后者的方法。伯克这一策略非常成功，以致许多人都认为它确乎出自博林布鲁克或其忠实信徒之手。此后几个版本加上了一篇前言，披露了伯克的讽刺意图。

博林布鲁克 (Henryst John, Viscount Bolingbroke, 1678~1751) 是杰出的托利党政治家。1714 年乔治一世即位后被解职，与流亡的斯图亚特王室的牵扯断送了他的政治生涯。1722 年，博林布鲁克回到英国，靠编写历史著作和为反对党杂志《手艺人》撰稿度过余生。博氏的哲学观点在当时是最时髦的，并且由于出自一位著名政治人物之手而备受关注。他在哲学和宗教方面的一些个人著述都是在他死后发表的，而一经发表，便引来一阵不大不小的流言蜚语。作为培根和洛克的狂热信徒，博林布鲁克将怀疑论经验主义原则应用于宗教，否认基于启示或直觉的论点的正确性，具有明显的自然神论倾向。

《为自然社会辩护》通过模仿博氏著述风格和原则，把博氏的一些论点推向极致，从而使读者看到诸如反对启示宗教、反对文明人的其他社会建构等观点都是站不住脚的、虚妄的。《为自然社会辩护》体现了伯克早年对哲学上的极端怀疑论的

埃德蒙·伯克读本

反对立场，也表明了他对自然社会、政治（文明）社会等重要概念的理解，这些实际上构成了伯克整个政治哲学的基础，并且显示出伯克一生政治思想的连贯性和统一性。

在博林布鲁克爵士的哲学著作问世以前，人们对其利用闲暇潜心于哲学曾寄予厚望。他已从自己曾大显身手、凭自己的才能成为一个显要角色的辉煌舞台引退，转而将他那些才能用于探寻真理，哲学因这样一位改宗者而开始暗自庆幸，并指望在这样一位指导者的庇护下伸展其力量。在这阵让人满心欢喜的期待之中，博林布鲁克的著作终于一股脑儿堂而皇之地问世了。有的人试图从中找到关于自然奥秘的最新发现；有的人希望看到能够解释或指导心灵活动的东西；有的人希望看到道德得以彰显和强化；有的人从中为社会和政府寻找新的助益；有的人渴望看到人类的风貌和激情得到详尽的描绘；总而言之，所有的人都将诸如此类的东西视为哲学的题中之义，并且要求从任何一部哲学著作中至少找到其中的部分内容。毫无疑问，所有这些人现在都大失所望。他们发现科学的界标完全停留在原先的位置上，并且感到他们的失望并未得到很好的补偿，因为他们看到的是，一切宗教形式都被轻松地加以攻击，一切美德以及一切政府的基础都被独出心裁的手段巧妙地暗中削弱了。从这样的篇什里我们能得到什么有益的东西呢？一个人的才能本可以用来为最崇高的目的服务，而他却用来从事某种邪恶的工作，在这项工作中，如果作者能成功，他就得承认没有什么比他的成功对人类更有害，那么，他能从中获得什么样的快乐呢？

我想象不出，通过他们所使用的那些手段，这类作者打算如何实现他们自称要实现的计划。难道他们企图通过证明人简直就是野兽来颂扬人的理智？难道他们打算通过否认善与恶在今生由好

运或厄运，在来世由幸福或悲哀相区分来增进善的行为？难道他们想通过推翻神意，并坚持认为上帝既不公正也不完善来使我们更虔诚，更信赖上帝？这就是博林布鲁克整个著作中随处可见的教条，它们时而隐讳不明，时而又公然和盘托出；这就是这位高贵的作者和其他一些人一直乐于假哲学之名予以美化的种种论点。这些论点若以一种似是而非的面目和一种超乎寻常的文体出现，便不乏若干赞赏者，他们如同忠实的信徒，要多恭顺有多恭顺。下面这篇小文就是为此而写的。如今已没有理由再隐瞒该文的意图了。

这个意图就是要表明，无须使用大规模的武力，用以摧毁宗教的那些手段可能会同样成功地用来颠覆政府；同时还要表明，似是而非的论点可以用来反对他们——尽管他们怀疑别的一切——决不容许置疑的那些东西。我想这就是伊索克拉底^①在他反对诡辩派的一次演说中提出的见解：为了使普通听众称心如意而坚持一个错误的理由，支持荒谬的意见，远比以有根有据、确定无疑的论点证实一个尚未确定的真理来得容易。当人们发现，他们原先认为完全站不住脚的东西，有人却提出了某些赞同的理由，他们便对自己的理性产生怀疑，他们陷入一种又惊又喜的状态之中；他们被发言者牵着鼻子走；他们因为在一切看似荒芜、前景黯淡的地方发现了如此充足的论据而心醉神迷。这就是哲学的奇妙世界。而且情况往往是这样：那些留在想象中的愉快印象，即使判断力已经认清它们虚幻的本质，仍然继续存在并发生作用。精心炮制的谎言被饰以眩目的光彩，使人头昏眼花，想象迷乱，然而它既与真理无关，也与真理的朴实外表不相称。……在诸如此类的情形下，这位作者意识到他的独出心裁定会得到喝彩，这个意识给他注入了某

^① 伊索克拉底(Isocrates, 436—338BC)，雅典雄辩家、教育家。

种激情与欣快；而且如果他采取进攻姿态，由于进攻总是伴随着一种冲动情绪，加上人类喜欢吹毛求疵、言过其实的不幸癖好，这种欣快就有增无减。〔下文的〕编者相信，一个人如果不受到任何约束——因为认识不到自身的缺陷，认识不到他在创造物中的从属地位，也认识不到在某些问题上放纵想象力的极端危险性——就可能会极其貌似有理地攻击一切最美好、最值得尊崇的事物。编者相信，非难造化本身亦并非难事，也相信如果我们打算以我们理性的与恰当的观念来考察神的构造，并且运用一些人曾经用来攻击启示宗教的同样方法，我们也可以用同样漂亮的幌子，成功地令上帝创造万物的智慧和力量在许多人眼里变得荒诞无稽。庸俗的论据和见解总是摆出一副貌似有理的面孔，这些论据和见解取自普通经验中已经陈旧过时的方面，与一些人有限的接受力相称，与另一些人的懒散般配。不过，当我们准备对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进行艰苦的、全面的考察时——而这需要考虑问题的种种方面，当我们在一个深奥的问题上不仅必须寻找论点，而且必须寻找与论点有关的新材料，探索材料的范围和整理的方法，当我们必须跳出寻常观念的窠臼以及当我们总不能步履坚定，而感到四顾茫然的时候，上述优势在很大程度上将不复存在。然而，每当我们考察一个不属于我们自己的推论的结果时，这些都是我们必须做的事情，否则我们将一事无成。甚至在那些无论过去和现在都正好处于我们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的问题上，假如一切道德义务的实践以及社会的基础，都要依赖它们对每个人都清楚明了的道理，这世界会怎样呢？

就政治社会的起源、构成和作用而言，有时我很怀疑造物主是否真的打算让人类享受福祉。造物主在他的圣餐杯里搀和了一些天生的不幸（尽管禁欲主义夸口说它们是祸害），而且人类从创世之初直至今日运用技巧和策略以缓解或消除这些不幸的一切努

力,其结果不过是带来新的危害,或加剧旧的危害。不仅如此,人的头脑本身天生躁动不安,无法宁静,它每天都要从自己的肉体上发现某种渴求,其实后者并不需要那么多东西;它每天都要发明某种人为的准则来支配人体的本能,而如果顺其自然,后者便是最好、最可靠的支配者;它找出虚构的存在、制定虚拟的法则,然后又制造虚构的恐惧来维持对这个存在的信仰和对这些法则的服从。我们应该使肉体始终服从判断力的支配,关于这种从属关系的许多方面,人们无疑已经很好地讨论过了;但是,关于肉体需求应该对心灵过度崇高的地位及其偏离常规、居无定所的漫游加以限制的问题,讨论尚嫌不够。肉体——一些人喜欢称之为我们的低级本能——以其平易的方式,却比种种自命的精巧更加明智,也更直接地照料自己。

在自然状态里,人类无疑会面临诸多严重的烦扰。缺乏联合,缺乏互助,缺乏借以解决分歧的公共仲裁者。这些不幸人类在许多情况下都深有体会。这些原始的大地之子与其它种类的兄弟共同生息,平等相处。他们的食物想必一定曾限于素食,同一棵树,茂盛时为他们提供浆果,凋敝时为他们提供栖身之所。男女双方都有结合彼此的肉体与情感的愿望,其结果便是生儿育女,这就首先产生了社会的概念,也使人认识到它的种种便利之处。这个建立在自然的欲望和本能之上而非任何规定的制度之上的社会,我称之为**自然社会**。自然的过程和成就到此为止。但人却走得更远。我们的自然本能最大的错误在于不知道该止于何处,不满足于任何适当的收获,不能与我们的处境妥协,相反却因贪得无厌而失去所有我们已经获得的东西。人类从这种多人联合组成家庭中得到很大的好处,于是就据此断定从许多家庭联合组成的国家中也会得到相应的好处。由于自然并未产生使人类团结一致的纽带,人类便用法律来弥补这个不足。

这就是**政治社会**。它的来源通常叫做国家，文明社会或者政府，整个人类都逐渐进入其中的某种形态，不过在形式上略有伸缩。事情既然如此，并且我们绝对尊重先祖们的一切制度，我们就应该以我们在考查一种公认的见解时所必须具备的那种谦虚态度来看待这些制度。但是，每当我们发现了真理，不管它与我们自己的看法和自身的利益如何矛盾，我们都应该坚持我们归功于真理的一切自由与公正。一些偏执的人和狂妄分子公然宣称一种荒谬绝伦、蛮横无礼的论证方法，一些更明智、更善良的人出于恐惧也随声附和，这个方法即：他们对正当地讨论那些普遍存在的成见提出反对意见，他们说，这是因为，尽管人们可能发现这些成见其实没有任何恰当的理由，但这个发现本身可能会导致许多最危险的后果。这个观点何其荒谬、亵渎！似乎一切快乐皆与善的习俗无关，其实，善的习俗必定有赖于对真理的认识，也就是说，有赖于对上帝已经注定的——每一事物都为每一别的事物而产生——那些不可更改的关系的认识。这些关系本身就是真理和善的基础，因而也是快乐的唯一尺度，同样也应该成为指导我们的论证的唯一尺度。对此我们应当认真地遵从，而不是依从我们的傲慢和愚蠢，强迫自然以及自然体系的整个秩序遵从我们人为的准则。正是通过对这种秩序的遵从，我们才发现了目前所知的几条真理，并多少享有一点自由和适度的快乐。我们使某些事情更公平更有规则可循，超乎一个推理思考者原来的想象，我们还从中得到显而易见的好处。

迷信的思想基础在我们这个时代和我们这个国家已经受到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烈的冲击。透过牢狱的裂缝和缺口，我们看到黎明闪烁的微光，感受到自由的清新空气，我们对光明与自由的热情与日俱增。以宗教为名的迷信和以教会政府为名的教会专制给人类带来的苦难已经被明确、有效地揭露。我们已开始仅凭

为自然社会辩护(1756 年)

理性与自然来思考和行动。对一些人来说的确如此，但大多数人迄今仍然处于原有的盲目和奴役之中。很让人担忧的是，我们可能会不断故态复萌，而所有这些迷信的愚行、教士的胡言和宗教的专横，其真正的起因甚至在那些其它方面已不再蒙昧的人的眼中仍占据崇高的地位。